

张国荣时光:从巨星身上学会谦卑

前阵子看了一本书《张国荣的时光》，看完有感而发地写了点东西，但写了一半却写不下去。最近一直看到有哥哥的粉丝来留言说很想他，看得我心也酸，很能体会他们的心情，于是想想还是把文章完成。

这本书是一位日本籍女子志摩千岁写的回忆录，叙述的是一九九八到二〇〇一年间，她与 Leslie 的共事记录与交往过程。本想慢慢地看这本书，看着看着，时而会心一笑，时而满眶泪水，时而陷入沉思，时而回忆过往，就像 Leslie 活生生地在我身旁，似乎看得到他那天真灿烂的笑容，也好像看到了他迷人的眼神，书中描述的一字一句，我仿佛都身历其境般的感受，是那么的真实。

其实我与 Leslie 真正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九三年他随电影《霸王别姬》来台宣传的首映会后，那时我已进滚石唱片，是由公司的同事介绍我们认识。第一次跟他见面，心中忐忑不安，当时的我还没成名，他根本不知道我是何许人也，被同事拉着跟他合照，他也很绅士地搭着我的肩跟我合影，没说什么话，现场也非常地的混乱嘈杂，但他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人非常的随和、亲切。

一九九四年七月份我出了《领悟》专辑，十二月出了《味道》专辑，哥哥很喜欢我的专辑，尤其《味道》这首歌在香港经由 DJ 大力播放，红遍香江。哥哥的青睐，在一九九五年，哥哥找我跟他合唱了几首歌曲，他为自己的电影《新夜半歌声》写的男女对唱曲《深情相拥》，还有电影《金枝玉叶》的插曲《眉来眼去》，这也是我们真正开始熟捻的时候。一九九七年我还担任了他香港与台湾二十八场的演唱会嘉宾。

他到台湾，会找到他下榻的饭店小聚，我也到他工作场合去探班。我到香港时，他也会请我到他家中做客，或开着他的跑车带我去吃饭，也邀请我参加他的生日 party。如今想来，这真是一段短暂又美妙的缘分！

认真回想起来，会不意地在哥哥身上看到或学到不少东西，因为他做什么事总是

时间带不走的天真(1)

◆ 辛晓琪

《时间带不走的天真》(现代出版社 2015年1月版)是辛晓琪的第一本自传散文随笔,记录了她出道以来的点点滴滴,包括生活、事业、爱情和友情等各个方面。书中记录了她与张国荣相处的点滴,与伯乐李宗盛的缘分,等等。文字朴实无华,却真实写出了辛晓琪出道二十多年来的拼搏与经历风雨后的淡然心境。



那么投入,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在感情上,都是那么的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到生命的最后,他也震惊了全世界。

记得有次去香港,往常都是在饭店或工作场合跟哥哥见面,那次哥哥说到他家吃饭。到了他位于半山腰的家,看到穿着如电影里的那种管家,类似中山装的白色上衣配黑色长裤,有男有女。院子可以看香港夜景,哥哥带我参观每个房间,直到介绍了他的卧房,我心里真流过一股暖流,觉得哥哥没把我当外人,居然让我看他的卧房,好感动。

记得录《深情相拥》时,他在控制室听我在配唱室里面唱,我唱完出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用他惯有迷人的眼神说:“你唱得真棒!”哈哈,他就是这么直接,连夸奖人也是毫不啰嗦。

录《眉来眼去》,因为是粤语歌,他很有耐心地教我粤语咬字跟发音,一个字一个字地发音给我听,就像一位大哥在身旁照顾小妹一样,很窝心!跟他一起在配唱室里录音,是我最幸福的工作时光,因为常常唱完一句会看到他那迷人的眼神,而耳朵听到的是性感的声音。

有次他到达台湾已经很晚,却肚子饿,又

不想吃饭店食物,也不想麻烦工作人员,就打电话给我,要我开车带他出去吃小吃。当时我的车是已经开了好多年的旧车,又是半夜,我就先警告他说,一是我开的是小破车,要不要坐计程车算了;二这么晚了我的妆已卸了,也不化了,而且我隐形眼镜拿掉了戴很厚的近视眼镜喔!结果他说:“没关系。”硬要把我从家里拖出去(大家别误会,不是我不想出去,是前述那两点怕会让他不舒服,有碍他巨星颜面)。

他在电话中听我这样说可能无法想象我的样子,嘿,等我到了西华饭店接他,他一上车看到我的样子,就哈哈大笑。一路上一直学我戴厚眼镜、眯眯眼开车的模样,嘴巴还发出“波波波”的声音,就像带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生出门一样,让我又好气又好笑(但我心里真的觉得他很棒,以他这样一个超级巨星的身份居然不嫌弃我这小破车,虽然当时我也已成名了)。

还有一次也住西华,一早要我去饭店找他,到了房间外我敲门,开门的是他,他居然让我看到他刚睡醒的样子!我并不觉得他的模样有什么不妥,但心里又是一番感动,让我更加喜欢他这个真实不做作的巨星大帅哥。他体贴地在房间内点了早餐,等招待走了后,

发觉餐车没有打开,底下有餐点拿不出来,我试着要把餐车两旁拉开,但不知从何下手,他马上接手,三两下就搞定,嘴里说:“我没拍电影前什么都做过,这个我很熟。”(我心里想着,他也是苦过来的啊!)

再有一次他住远东饭店,那天他的活动早早结束还没到晚餐时间,他就说:“我们出去走走。”因为远东饭店外就是安和路,刚好有一间化妆品专卖店,我说:“我要找一个眼影。”他说:“没问题,我们走。”一路上我挽着他,就像兄妹一样,或许旁人看起来就像一对恋人那样地挽着。到了店里,我才刚要看颜色,他一个箭步递了一盒眼影到我眼前,我一看,正是我要找的颜色。我惊讶地问他怎知道我要找这颜色,他很得意故意挑眉地说:“香港女明星都爱这颜色,正流行!”

参与哥哥二十八场的演唱会,他亲自带我去买演唱会要穿的衣服,让我受宠若惊。记得当时住在红鞞体育馆旁的酒店,每天就好像上下班一样,差不多下午三四点去场馆开始梳化妆,然后演出完回饭店,偶尔会跟哥哥吃消夜。那种一连开二三十场演唱会的盛况,换到现在,已然不复存在。尽管连着唱这么多场,哥哥仍然敬业每天彩排,不断出新点子,我就像个圈外的小女生,看着哥哥在台上彩排,欣赏膜拜他的风采。

有时我会对他倾心吐事,他会看着我,很专注地听我说,仿佛他可以包容一切,而他不用说什么,他的眼睛表情就告诉我:“乖乖,事情总会过去,别怕,有我在!”

他是不要排场,行事低调,对自己要求颇高,很实在不虚浮的好艺人;他在舞台上,一举手一投足是那么的迷人,散发出无限的魅力。

Leslie,你就是这么可爱,顽皮的小孩,也辛苦了,希望你快乐。我多么希望二〇〇三年的四月一日是老天爷跟我们大家开了个大玩笑。我与 Leslie 从一九九三年开始的情谊,短暂几年的珍贵回忆,将永存我心中,永远难忘!

中国赌金者

——327 事件始末

陆一

11.被任命为总经理

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是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上海地区第一家以证券业为主的股份制金融机构。公司成立于 1988 年 7 月 18 日,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1988 年至 1992 年,其行政关系隶属上海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93 年起行政关系隶属浦东发展银行。1991 年公司增资扩股至 3500 万,随后增至 5147 万。1992 年底,万国证券公司增资扩股至注册资本 10 亿元。

1988 年 7 月至 1995 年 4 月,先后出任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经理、总裁的是管金生。他出生在江西一个小山村的贫寒之家,1965 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83 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获得商业管理和法学两个硕士学位。1988 年在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时受命筹建万国证券公司,随后被任命为总经理。

万国证券公司在成立的最初几年里,以债券承销为重点,开展一级市场业务。万国证券公司积极参与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A 股市场、B 股市场、国债现货市场、国债期货市场、国债回购市场、基金市场以及设在北京的法人股市场。1992 年 12 月,万国证券与李嘉诚合作,收购了香港上市公司大众国际的控制性股权。1993 年 4 月,又收购了另一家上市公司王集团,随即组建了控股的香港万国证券公司。截至 1995 年底,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资产达 67 亿元,累计上缴国家税收 3.5 亿元。

企业的性格就是企业领导人的性格再现。万国证券公司张扬、高傲、不服输、追求卓越的特性,和管金生个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出身贫寒的管金生这样叙说自己的身世:

我出了娘胎,算命的说这孩子命硬,养不活,便送出去寄养,到了 3 岁才领回家。母亲教我练描红写字,用蜡烛棒做算术加减游戏。小学四年级,能干的母亲去世,门庭冷落,这



时很少有人来关心。我从世态中体会炎凉,很小便懂得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保护的道理。好自为之、自立自强。没有人来救你,只有自己救自己。

这就是我的幼年、童年,我母亲的言传身教,给我个人性格上烙下的深深的烙印:自尊、不服输、要强、固执、较真、在人前一定要得到第一……

管金生从小在班上考试要得第一,偶尔考了第二就耿耿于怀,发誓要追上去。后来考入了省重点的樟树中学,高中时当了校团委书记,可以免试进入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他却一定要参加高考。算命的说他是出外人,要往东方走,于是,他要考上海的大学,结果以加分满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当了拔尖班的班长。开始同学看他这个乡下人当班干部,很有些瞧不起他,用上海话气他,因为他听不懂。管金生发奋三个月听懂上海话,同学之间便有了共同语言。考法国文学研究生,一百多人报考。他突击一个月,书堆得比人高。最后录取了三人,他是一个。从考场出来,发了狠地睡了两天两夜。待到研究生毕业,他的专业派不上什么用场,分到上海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咨询部工作,人生的道路来了一次大转弯。他始终感觉不满足,想要改变。他认为,努力的人不一定成功,成功的人必定要努力。于是他后来到欧洲,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进修,读了 24 门课,取得法学和商业管理两张硕士文凭。他说:当时心里时时想的就是要人模人样、出人头地,就是要追求卓越。

管金生曾这样评价过自己:“我这人最大的特点是不服输,读研究生不服输,在国外拿学位不服输,办万国证券公司不服输,同别人妥协也是不服输……”

管金生说他喜欢“meeting point”(汇点)这个词,说他自己就是个乡村文化和都市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汇的综合体。对此,多年后诸多朋友和万国证券员工客观评价:其实,讲究规则和无视规则;理性化、理智、冷静和情绪化、感性、冲动……这一切都互为表里地在管金生个人性格和万国证券的企业性格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30.想到了一个办法

中午到了,四明公所的膳食房开始供应午餐。午饭一荤一素,主食是米饭。荤菜是宁波人爱吃的咸黄鱼,素菜是清炒上海青,美味可口。

挺举、顺安各自领好饭、菜,走进所住的停棺房里,将饭菜盘摆在棺木上。挺举吃几口,放下筷子,“阿弟,你想好哪能办没?我们不会是一直留在此地吧?你这讲讲,有何打算?”“方才有人给我介绍一个生活,到洋大人家里当佣人,月薪五块洋钿。我不想去。”“为什么?”“那生活也……太没意思了,听起来光鲜,实则是侍候人。”

“阿弟,”挺举笑笑,“甬多想了,还是跟我去鲁家吧。”“我……”“阿弟,”挺举劝道,“我晓得你聪明,眼界高,心劲大,莫说是侍候洋人,即使跟人学生意,也不会满足于当一辈子徒工。我告诉你,我去鲁家,并不全为偿还那笔贷款。我的直觉是,鲁老板身上,有我们需要的东西。”顺安长吸一口气。

“阿弟,”挺举侃侃道,“大丈夫立于世,既要天马行空,又要脚踏实地。行空可以看得远,踏地可以做事体。你也看到了,鲁老板在沪经营多年,必定熟悉商情,精通商道,我们跟在他身边,就如天马行空啊。”顺安不曾听过这个道理,完全被吸引住了。

“阿弟,”挺举接着道,“出门在外,我们必须把过去的一切放下,我们也必须放下。科举之路既然不通,我们既然来到上海滩这个商埠之地,就当入乡随俗,踏踏实实学商营商,走经商济世之路。管子讲得好,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实业报国,使民衣食无忧,亦不失我等此生所求啊。”

“阿哥,”顺安豁然开朗,两眼放光,旋即又黯淡下来,“我……不是放不下,是不能去鲁家。”“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小夜叉!我和她……你晓得的,她一定记恨我。她骂我是小偷,我吐她一身血,算是结下血仇了,我这投奔她家,岂不是羊入虎口吗?”

“呵呵呵,”挺举笑起来,“阿弟想多了。那辰光场面混乱,小姐哪里记得清呢?再说,你眼下穿的是长衫,纵使小姐仍旧记着那事体,不也……”挺举这么一讲,顺安心里闪开一

道亮缝,不再那么纠结,闷头思索起来。过有一时,顺安心头灵光闪过:“阿哥,我想到一个办法了。我眼下穿的是长衫,不是甫顺安了。我是另外一个人,我必须是。”“另外一个人?啥人?”“傅晓迪。”“他……”挺举愕然,“他不是我……舅家表兄吗?”“正是他。”“可他……十多年前就夭亡了呀。”“阿哥,”顺安的语气越发笃定,拳头捏起,给出一个全新的故事,

“你记错了,傅晓迪没有夭亡。他大难未死,四处流浪,历尽千辛万苦,最终与阿哥同赴杭州贡院参加大比,又一道来到上海滩,投奔鲁老板。”

挺举听明白了,长吸一口气,缓缓吐出。顺安神情紧张地盯住他:“阿哥,这事……成不?”挺举眉头渐渐凝起。顺安的新故事过于离奇,也过于大胆了。“阿哥,”顺安急了,“我,傅晓迪,不做你表兄,只做你表弟。阿哥,我在此地向你保证,你永远是我阿哥,我永远是你表弟,我……这跟阿哥攀亲了。”

挺举的眉头仍旧挽着。顺安扑通跪下:“阿哥——”“唉,”挺举长叹一声,“阿弟呀,表兄表弟并不重要,没有人会去认这个真。我是在想,你这更名换姓,甫叔甫婶那里,哪个能交代理?”“阿哥,”顺安恨道,“你记住,从今后,甬在我面前提到那个大烟鬼,也甬再提那个弹琵琶的娼伶,我跟他们二人不再有任何关系了。阿哥,我我再讲一遍,从今后,我,我也不是甫顺安了,我是傅晓迪,我住居宁波府余姚县傅庄村,我是阿哥娘舅的独养公子,历经劫难而未死。”挺举倒吸一口冷气,由不得打个寒噤。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如此不孝之言,顺安竟然这般轻易地脱口而出,挺举惊呆了。

“阿哥,阿弟的命运这就捏在你的手心里,求你了!”顺安磕头。挺举缓缓闭上眼去。对于从小就念“首孝悌,次谨信”的挺举来说,顺安的“灭亲”之求是不可接受的。然而,如果不答应,顺安又该怎么办?挺举眼前浮出顺安在街上挨打的场景。是的,那个家庭给他的伤害实在太深,改换门庭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的摆脱之道。顺安没再说话,只是不停磕头,一下,两下,三下……“好吧,”挺举轻叹一声,“阿弟,我应下你了。”

第一商会

寒川子

